

2019.08.31 《经济学人》中国区域报道之中译

“经译求经”出品 第二十七期

本期导言：“经译求经”是吴译凡、不慢和罗轻舟三位小伙伴的翻译三人小组公众号。本期轮值编辑吴译凡。

如您愿意与我们一起交流翻译心得，请发送邮件至电子邮箱 [luoxiaojian1986@gmail.com](mailto:luoxiaojian1986@gmail.com) 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奉上每期拙作以供大家批判之用，共同提高翻译水平。

谢谢！



**经译求经**

## 目 录

1. 啥都不行	1-5
2. 扫把星	6-8
3. 茶馆专栏：找到抓手	9-12

# 啥都不行

不慢 译

发自上海

中国政府运营着世界第二大有博彩产业。这有助于解释它为何要取缔民间赌博活动

如果你不把那些张着嘴互相撕咬的蟋蟀算在的话，这项活动没有任何的暴力，也没有受害者。但是这并没有妨碍警察突袭了上海郊区的一处仓库，突然打断了正在进行的斗蛐蛐比赛，驱散了一众看客，并以聚众赌博罪逮捕了组织者。过去五晚，参赌的人有 100 万的输赢吧？（14 万美元）。中国的禁毒小组行动如此积极，甚至连斗虫子也不能逃脱其“法眼”。

自 1949 年共产党夺取政权开始，赌博就被法律所禁止。大陆人如果想要在赌桌上体验一掷千金的快感，必须要到澳门的奢华的赌场，或是香港的赛马俱乐部。对于留在国内如果想赌一赌自己的运气，就只有两个选择：由国家经营的福利彩票（1987 年开售）和体育彩票（1994 年开售）。每张彩票售价仅 2 元人民币，可在街角小店购买；而头等奖奖金高达 1000 万人民币。直到 1985 年，国家才宣布麻将合法（不得设赌注）。

这项广受欢迎的游戏最近因一项新的禁令而受到打击，同样遭殃的，还有扑克游戏，不过这次的影响主要是网上的游戏。随着去年一项国家指令的发布，互联网上成千上万的麻将和扑克应

用程序被封杀。为了控制非网络领域的赌博，警察去年开始使用无人机侦测在丛林和深山中涌现的地下赌场。经营赌场的人面临的刑期可能高达十年，而参与者的刑期是三年。

赌博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发起的反腐败斗争的必然目标之一。国营媒体早就告诫官员必须坚决停止打麻将。已经讨论了很长时间的关于允许在海南省经营赛马和博彩业的计划正在失去希望。甚至连国家许可的彩票生意也陷入水深火热之中。2015年，一项覆盖18个省份的调查发现，地方管理者从中抽取了高达170亿元利益。去年年底，福彩中心的14名管理人员因腐败而受到处罚。政府否认了该团伙盗取了1360亿元资金的传闻。

## 赌场少年

7月，一份国家背景的报告谴责澳门最大的赌博游经营者太阳城，其客户中包括大陆的大豪客。报告宣称这家公司正在推进网络赌博业，而这即便在澳门也是违法的。太阳城否认了这一指控。报告说这一行动已经“对中国的社会经济秩序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报告宣称，太阳城的大陆客户每年通过其开设于东南亚的在线赌场下的赌注高达1万亿人民币，这一数字相当于接近中国的博彩业年收入的两倍。换句话说，大量的钱从国家控制的钱袋子流入了国外。中国对于柬埔寨8月份禁止在线赌博业的决定给予表扬，并要求菲律宾作出同样的决定，并称这种消遣活动是“现

代社会最危险的毒瘤，全世界的人都对之深恶痛绝。”2016年菲律宾开始颁发在线游戏许可证后，中国对此高度紧张，因为很多中国人来到菲律宾开设赌博网站。

由共产党运营的彩票可能听起来很无聊，但是去年体彩和福彩合计的总销售额达到5110亿人民币，这已逼近美国多种多样的国营彩票的收入。自2013年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以来，彩票的销量几近翻倍。至于利润，中国的彩票今年预计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利润最好的彩票。

彩票对于国家意义重大，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对社会福利事业的贡献。彩票收入中用于设置奖金的仅占一半，超过三分之一的收入用于做慈善，剩下的用于经营管理。政府每年公布一份接受彩票资金的项目名单，如公共体育设施、红十字会或是帮助老年人和穷人的计划。中奖超过1万元的彩民必须缴纳超过奖金五分之一的税收给国家。

同样还有一种广为流传的信念，认为彩票可以帮助根除其他形式的赌博。学者王学红（音译）向财政部建议，“如果出了任何问题，政府都不希望承担责任。”因此，政府试图确保只有一种受到管理的赌博形式。其最近作出的一次加强彩票行业监管的努力是四年前，紧随着侵占彩票资金丑闻之后，暂停了在线互联网彩票销售。去年夏天，政府重申了这一禁令。在习近平时代，通过电视和智能手机促销彩票的行为也被取消了。

这场禁赌运动可能抑制了部分非法赌博活动。伦敦经济学院

的汉斯·穆勒专门研究农村地区的赌博活动。他质疑道，这项运动已经影响到家庭主妇和退休老人常常光顾的小型麻将室。他说，地方官员对于涉及到赌博的事情变得非常敏感。还是有很多村民和业余赌徒依据香港彩票的开奖数字进行赌博。冬季，农民们为了赢钱，整天都在进行各种流行的纸牌类游戏，如斗地主、炸金花。

王女士说，法律对于是否检控这类游戏具有非常强的“灵活性”。几年前，警察宣布他们会处罚下注超过 500 元的赌博者。穆勒先生说，在现实中，管理者和赌徒以及应用程序开发人员玩的是“猫捉老鼠”的游戏。因为半合法的、未被博彩相关法规覆盖的新玩意层出不穷。世界上最大的扑克牌生产商姚记扑克称，农村地区的扑克牌销售火热。但是去年该公司还是收购了一家在“大清洗”中幸存下来的在线游戏的初创企业。该公司现在的目标把玩家吸引到其虚拟的斗地主游戏，以及其他的牌类游戏中，而又不会与取缔活动发生冲突。

王女士估计，总体看，用在民间赌博活动中的资金至少是国营彩票下注金额的 5 倍。总部位于卡塔尔的国际体育安全中心 2016 年估测称，仅在中国非法体育赌博活动每年吸引的资金高达 6000 亿美元——全球非法体育赌博市场市值在 7500 亿到 1 万亿美元之间。为了取悦这些赌徒，国营彩票机构开始在彩票品种上变换花样。例如，体育彩票开始提供虚拟的赛车彩票和足球彩票。

中国的科技巨头都在跃跃欲试。2016 年，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买下了运营全国五分之四的国营彩票终端设备的公司亚博科技。最近该公司得到一份开发 AR 产品的合同。腾讯公司持有华彩公司的股票，该公司为福彩制造视频彩票终端设备，这种设备非常接近自动售货机，但是赌的是机器会随机产生什么数字。这些都是最受欢迎的彩票产品。最近一个星期五的下午，上海市中心的一处彩票大厅里人满为患，尽管大多数是老主顾。

但是私营公司和国家的目标似乎不太一致。亚博科技的老板孙豪抱怨道，如果重新开放在线彩票销售，他们的回报可以翻倍。而官方最近宣布，为了防范洗钱活动，他们正在降低一款流行的快节奏的彩票游戏（译注：体彩 11 选 5）的开奖频率，从每 10 分钟开奖一次，调整为每 20 分钟开奖一次。在中国能够繁荣起来的任何一种合法的赌博活动，必然受到长期掣肘。

# 扫把星

罗轻舟 译

发自上海

中国政府取缔了一家批评其政策的智库

对致力于法治的研究人员而言，这个结局是相称的。凭借拼凑起来的可能违反中国宪法的规定，北京的地方当局终于找到了取缔天则经济研究所的托词。天则所在中国属于稀有之物，是一家独立的智库，以批评政府著称。天则所遭逢外部压力已有好些年了，这包括了被驱赶出其多处办公地点，以及要求其少发声，然而天则所一直设法保持运营。但是这次天则所认为没有办法绕开上个月官方发布的禁令，天则所在今年 8 月 26 日宣布其将停止所有活动。

天则所于 1993 年成立，一直活跃在中国政策讨论的外围，聚集了一批笃信自由市场的自由派经济学家。天则所出版了一系列有关机构改革的书籍，内容包括如何让国企瘦身。天则所研究的话题包括设计中国医疗系统及土地所有制规则等等。天则所还每两个星期召集一次学术论坛，最后一次是第 600 期双周论坛，对有关经济学中的网络效应进行了学术讨论。多年来，到访天则所的著名的经济学家和高级官员络绎不绝，他们渴望聆听到天则所的观点，这与照本宣科式的官方下属研究机构宣传的观点大不相同。

天则所的学者们试图躲避地雷，比如，他们避免批评国家主



席习近平，不点到他的名字。但是他们对中国国家模式的反感使得他们容易遭受攻击。早在 2004 年，天则所就失去了主管天则所的官方机构的支持，主管机构强制天则所重组为咨询研究机构。天则所创始人之一是茅于軾，他赢得了海外的支持者：美国智库加图研究所在 2012 年给茅于軾颁了奖，因他提倡中国采纳更开放的政治制度。但是在国内，茅于軾面临攻击，一些博客作者将他称为卖国贼。

过去几年来，随着习近平加强了其对国内的控制，天则所活动空间越发局促。天则所的网站被关闭了，尽管随后网站又开放了，但网站的服务器转到境外了。过去，天则所的成员能够在更自由化的报纸上发表文章，如《南方周末》；后来，他们提交给媒体的文章被退回了。天则所成员在诸如微信这样的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账户经常被屏蔽。当局对天则所的骚扰也增加了，去年天则所办公场所的房东短暂地把办公室的门用钢条焊起来了，这处办公地点位于狭窄的改装过的公寓内，当时天则所的员工就在办公室内。

即使他的智库关闭了以后，天则所的理事长盛洪仍保持其对以规则为基础的治理方式的顽强信念。他说，禁令违反了中国宪法第 35 条的规定，该条款承诺了言论集会自由。但是他对天则所的困难背后的真实问题不存幻想。他说，“现在领导人不相信不同的声音对社会和政府是有益的”，“这会真正地伤害到中国”。

但很显然，盛洪还是比中国境外的学者更谨慎一些。“习近

平对独立的意见和批评的容忍度绝对为零，这些意见和批评不存在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裴敏欣叹息到，“文化大革命四十年来，习近平统治的这段时间绝对是最糟糕的一段时间”。天则所在习任期内存活了这么长的时间，这是一个奇迹。

# 找到抓手

吴译凡 译

不派军队，中国可能通过什么办法让香港就范

在忽必烈打造蒙古帝国的鼎盛时刻，其声名以暴虐著称，以至于蒙古铁骑在政府一些城市之前，就先以手书的启事打头，将其包裹于箭然后射入城内。通常，这种启事的内容是敦促城内居民即刻投降，以避免大规模的攻城战，以及破城后的大屠杀。如果运气好，被征服的当地首领可被赐予君王般的死刑待遇：被装进麻袋然后被战马践踏而死。

虽然中共可能不喜欢被比作蒙古部落，其领导人在应对香港眼下的局面时正在尝试类似的战术。有发布的视频显示，中国的士兵正在操练防暴演习，而武警正在与香港一墙之隔的地方调动。官方宣称，此次已延续 12 周的反政府民主抗议活动（大部分是大规模和平示威，小部分是小规模暴力活动）已经接近于带有“恐怖主义”因素的“颜色革命”。消息灵通的香港大佬们已经为抗议示威暗示了一个截止日期：10 月 1 日，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70 周年庆典及大阅兵的日子。8 月 25 日，新华社发布了一则官员们重温邓小平关于香港问题讲话的会议的报道。“一国两制”正是邓小平首创，承诺英国结束在香港的统治后保留香港的西方式的自由。新华社在报道中称，派军队平定乱局并不违背对（香港）自治的承诺：邓小平本人也曾规定，如果香港滑向动乱，中

央应该干预。

如果意识到香港事态已无法收拾，没有人会怀疑中国领导人会不惜以武力来维护中央的权威，即便此举会触发大规模的公民抗命，重创香港的股市及楼市，甚至会冒着将美国政界（尤其是国会）从怀疑中国推向全面冷战的风险。然而，与蒙古人的启事越过城墙一样，中央政府的威胁既是严肃的，也是让香港人与示威者划清界限，呼吁和平的计策。因为一旦派遣军队，就意味着承认（管治香港的）失败。

北京的一些知情人士在私下淡化 10 月 1 日是化解乱局期限的说法。他们抱怨说，香港这个只有 700 多万人口的弹丸之地，不会让祖国 14 亿人民的庆典蒙上阴影。而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如果中国虽示意绝不妥协，但仍能保持耐心，那么中共领导人对香港究竟作何打算？

一种可能是：通过各种各样且互有交叉的活动来强化对中国的忠诚。可以观察到，北京当局在香港内部的类似于寡头政治的领域正在开展一项行动。中国官员指责香港的商界巨头让整个社会贫富悬殊，生活开销都成问题。最好的局面是出现对商业巨头的寻租行为进行限制。但事情并不乐观，官方已经要求公司的老板们要么压制不守规矩的员工，要么就走人。香港国泰航空的首席执行官就是例子。

而另一种不那么容易观察到却同样重要的可能是：对香港内部类似于技术精英治理的领域出现若隐若现的清洗。在这样的领

域，专业精英自殖民地时代就在未实现全面民主的情况下协助港英当局管理香港。而由于参与示威活动的大部分是年轻人，香港的中学大学将成为监控的早期目标。一个不祥的预兆就是，一位知名的亲大陆政界人士就在说，占据香港教席的是一些“憎恨中国”的人，他们也把这样的思想灌输给学生。

在过去十年，香港公民社会中呼吁民主的声音日渐被边缘化，但现在专业人士已经准备好了遭受第二波清洗，被清洗目标往往是支持大企业的保守人士，这些人百分之八九十的时候是同政府站在一边，但在目前由反送中法律草案而开启的抗议活动中，他们也表达了担忧，呼吁政府做出让步。这些保守派人士长期掌控着诸如律师公会、工程师协会等团体，而这些团体又帮助构成了大量的惩戒小组和咨询委员会，（正是这些组织）使得香港能成其为香港。另一些人则是香港立法会议员，通常代表功能界别，而功能界别是由数千个各行各业的机构组成。

## **要红不要专**

大陆的一些原本居于幕后的机构，尤其是中联办，在游说活动中正日渐变得公开。香港立法会泛民主派议员郭荣铿（法律界功能界别）说，在一些允许代理人投票的职业团体的选举中，存在一些格外之争议。郭议员说，在一些律所，低级别的员工通常被要求将选票交由合伙人代理，然后在选举的时候，律所就“接到了客户，或者是中国的银行的电话”，要求向中联办青睐的候

选人搞集团投票。对中国友好的“红色人选”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挤掉了老派的保守人士。北京当局“想要绝对忠诚的人”。

数位专业人士描述了设计师、律师、工程师等行业人士如何被邀请赴内地考察。听课以及参观中国爱国基地让中联办及其盟友能物色潜在的新成员。日后，在香港通过组织联谊会，就可以组织网络。（对中央）忠诚的人可以得到利润丰厚的项目，以及在内地工作的机会。

如此裙带政治免去了军队上场的场景，但仍然会让很多香港人厌恶，因为这座城市的政治文化（也是数百万游行者的声明的）包括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包括一个完全脱离专断、集权、任人唯亲、独裁的北京政权的负责任的政府。可叹的是，正如忽必烈知道的，不是所有的征服都要靠侵略。